

詩語背後

藏在地名裏的香港(下)

香港的開發歷史十分悠久，地名大體可以分為兩類。以英國管治香港為界，之前的老地名，之後的新地名。

港英時期出現的新地名又分兩種情況：一是直接以英國姓氏或職位命名，名稱與所在地沒有什麼關係，如維多利亞港、皇后大道等；二是按中國語言文化習慣命名，本身具備一定含義，如新界、中環、西營盤等。在翻譯成中文時，第一種情況屬姓氏用音譯，如Victoria Harbour譯作維多利亞港，屬職位用意譯，如King's Road譯作英皇道；第二種情況通常用意譯，如New Territories譯作新界。

綜觀全港，與港英時期相關的地名俯皆是，但本地地名仍然很多。尤其在新界地區，此類地名還佔主體。大多數是香港開埠前的老地名，也有少量是由後人命名或更名而來，港英政府維持現狀，沒有重新命名。其中不少地名帶有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和鄉土氣息，如八仙嶺、大尾篤、打鼓嶺、沙螺洞、尖沙咀、銅鑼灣等，在在體現了當時當地的地理風貌或民俗特色。這類地名翻譯成英文時，大多採用粵語拼音，如九龍譯成Kowloon；也有一些具有特別含義的地名採用意譯，如獅子山譯成Lion Rock。

在港英時期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博弈中，香港選出現一種獨特的地名現象，姑且稱之為雙地名，即同一地點擁有兩個地名。表面上看，雙地名也是一個英文名一個中文名，但並不是英漢互譯，而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名字，音不同，意也不同。比如赤柱與Stanley，香港仔與Aberdeen，扯旗山與Victoria Peak，淺水灣與Repulse Bay，銅鑼灣與Causeway Bay。這種情況的出現，反映了兩種文化的旗鼓相當：某個地方已經有了廣泛使用的本地地名，管治者為了顯示自己的存在，又給它取一個新地名，當地人卻不買賬。於是兩個名字並用，說英文的場合用新取的英文名，中文場合仍用原來的中文名。

如果說各地地名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香港中西交匯，華洋雜處，新舊共存，其地名的生動性和承載的文化內涵，是古今中外任何城市都難以比擬的。略舉幾例：

比如深水灣與淺水灣。兩灣相鄰，均位於香港島西南部。香港開埠前，今天的香港仔一帶是人口最密集的漁村之一，附近有兩個海灣，緊挨村旁的叫深水灣，離村較遠的叫淺水灣。所謂深水灣淺水灣，並不指水的深淺，而是指灣的深淺。深水灣深入陸地，地形像一個收攏的口袋，淺水灣則比較開闊，像敞開的器皿。對當時的漁民來

說，海灣越深越風平浪靜，海灣越淺越風急浪高。深水灣遂成為不少大家族的風水寶地，淺水灣則少有人居住。

英國人來到香港後，為了減少與當地民眾的糾葛，繞開深水灣，去開發相對荒涼的淺水灣。由於管治者擁有資源優勢，淺水灣日益成為休閒居住的旺地，深水灣則逐漸退居歷史的幕後。英國人甚至給淺水灣取了一個新名字：Repulse Bay。Repulse源於1840年代停泊該灣的英國軍艦HMS Repulse。二戰期間，日本人步其後塵，一度把淺水灣改名為「綠ヶ濱」。所以，淺水灣是曲型的雙地名，深水灣卻始終是深水灣(Deep Water Bay)。

又如太平山與獅子山。太平山是香港島的主脈，狹義的太平山專指港島最高峰——香爐峰，廣義的太平山則自西而東貫通港島全域。據說著名海盜張保仔接受朝廷招安後，百姓覺得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了，便把這片山嶺稱作太平山。獅子山與太平山隔維港相望，狀如雄獅。相比太平山的文物薈萃、內涵豐厚、車水馬龍，獅子山基本上還是一個荒涼的小山頭，但人們常用「獅子山下」指代香港。那是因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香港電台推出了一部長達200餘集、持續播映21年的同名電視劇。該劇講述了二戰後近30年裏，以獅子山下九龍老城區為代表，香港草根階層艱苦奮鬥的故事，劇中演繹的堅韌不拔、守望相助的精神，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。

其實，香港人文精神的演進，始終存在着太平山與獅子山兩個維度。長期以來，從太平山北麓半山區到山頂，居住者除外國人外，還有華人精英階層。他們中的優秀分子，秉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情懷，模塑着香港主流社會的精神世界。這種精神可以形象地概括為：站在山上俯瞰芸芸眾生，以自己的能力建設家園，為百姓爭取福利，引領社會前行，居高臨下，卻也悲天憫人。正是以太平山培育的精英精神為底，以獅子山養成的草根精神為墨，書寫不朽的香江傳奇。

這類成對出現的地名，通過橫向比較，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香港歷史及其社會政治關係。也有一些地名本身會隨着時代變遷而改名，就可以從名字的縱向演變中把握當地的社會歷史淵源。比如香港地標性建築凌霄閣，四改其名，經歷了香港百年風雨滄桑。

凌霄閣位於太平山爐峰峯山頂廣場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港英政府開發太平山頂初期。1860年代末，港督麥當奴在太平山頂興建消夏別墅。70年代，蘇格蘭商人芬梨·史密夫投資修建山頂酒



太平山頂鳥瞰博覽海峽。作者供圖

店。80年代，山頂纜車正式通車，終點建有一個觀景小亭，名鮑寧亭，即凌霄閣的前身。當時太平山頂還禁止華人入住，鮑寧亭規模很小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毀。

二戰結束後，允許華人入住山頂，居住者漸漸多了起來。1950年代，在鮑寧亭舊址上重建了一個亭子，作為纜車山頂站的上蓋建築。亭子當時沒有命名，坊間稱為老觀亭。「老觀」在粵語裏意為愚蠢、糊塗之人，源於流行俗語「太平山頂望落去老觀數不盡」，形容到處人滿為患。隨着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量移民湧入，人口在短短幾年間從60餘萬驟增至200多萬，加上戰後嬰兒潮一代陸續走上社會，香港進入一個動盪與希望並存的時期。老觀亭之名不脛而走，反映了香港人的某種自嘲。而敢於自嘲，通常是有底氣的表現，從中彷彿可以看到那個時代香港人拚搏奮進、勤勉堅韌、樂觀向上的生存狀態。

無論鮑寧亭，還是老觀亭，還都只是普通的觀景建築，外形與今天的凌霄閣大相逕庭。真正具備凌霄閣氣勢的，是1972年在原址重建的第三代建築——爐峰塔。塔身仿照古城門城樓，由市區仰望，可見七層高塔聳峙雲端，既像香爐又像鼎。香爐臺代表子嗣繁衍，鼎器代表權力和財富。正是爐峰塔落成當年，一度號稱世界上最繁忙海底隧道的紅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車，長達十年的麥理浩之治走馬上場。香港進入經濟發展、社會轉型、市民認同感上升的快車道，一躍而入亞洲四小龍之列，徹底擺脫了移民中轉站的形象，成為一個實力雄厚、管治良好的現代都市。

隨後，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興起，香港迎來新一輪發展高潮，外地遊客大增。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，爐峰塔重建工程於1993年7月正式啟動。經過近4年緊張施工，爐峰塔煥然一新，香港回歸前夕正式對外開放。這是一個比爐峰塔更高大的建築，也擁有更霸氣的名字——凌霄閣。煥然一新的凌霄閣，集藝術館、商場、遊樂場、食肆為一體，成為展示香港繁榮穩定、開放包容的櫥窗。其破雲凌霄之勢，昭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香港大踏步走來。世事滄桑，地名載之。地名是具有極強表現力的文化符號，既反映某個地方的地理特徵，也體現當地的文化精神。想來，在林林總總的地名裏，藏着一個悠遠而鮮活的香港。撫今追昔，感觸尤深。

字裏行間

鷹爪門拳書



黃仲鳴

晚飯後，赴圖書館閒逛。偶見一書，大喜，非因書名也，乃「提供資料」者之名字也。此書曰《鷹爪門拳術圖式》(香港：文豐出版社，缺出版日期)，編著者「隱僧」，「提供資料」者乃「念佛山人」。

隱僧是誰？念佛山人於我而言，乃甚有聲名，是粵港派技擊小說大家。除朱愚齋、我是山人外，此君名譽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著作甚多，惜得以成書和流傳於世者，則甚少；未如朱愚齋和我是山人，故名聲未大震。至於隱僧，翻內文，乃知念佛山人之子。內有云：「先父(許凱如)在淪陷期間……」許凱如即念佛山人。有關他的生平資料，少有人談及。當年我得知一二，乃據上世紀五十年代《小說世界》「非小說家」的專欄。許凱如，佛山人，當初營商，因喜讀小報，於是執筆為文，投寄廣州報刊，漸有名聲；後來索性棄商從文，以「禪普君子」、「謙謙」筆名努力創作。愈寫興趣愈大，結交文友愈多。迨至戰後來港，《國華報》欲覓一寫實技擊小說者。許凱如得到時年已七十、黃飛鴻弟子林世榮的首肯，

提供資料，署名念佛山人，寫起技擊小說來。因為林世榮的口述，所寫如《黃飛鴻門下群英譜》、《廣東十虎傳》，俱大有名，可惜現已散佚，難復得睹矣。

這是念佛山人接觸武術界之始。除林世榮外，還與蔡李佛的錢致修等往來，武林掌故珍聞，逐一收於筆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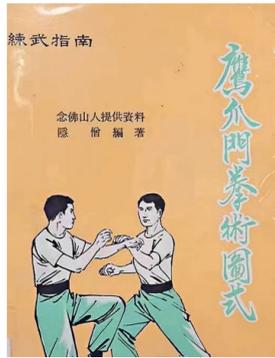
至於念佛山人懂得技擊之術嗎？這部《鷹爪門拳術圖式》又何來？

隱僧說，鷹爪門拳術能達至登峰造極的，首推陳子正，指他不僅武術精湛，文學根柢也不弱。於民國上海時期，曾著有《拳術摘要》一書，印行500冊，只供門人學習，並未流傳。

許凱如於淪陷期間，居於故鄉佛山，結識一友李配弦，日夕相見，暢談武事。李配弦是當時精武體育會主力分子，曾學過陳子正的鷹爪，亦藏有《拳術摘要》一書。許凱如久聞這書大名，遂乞其借予抄錄，歷時兩月抄竣，圖文並錄，並繪藏成手抄本。

1966年，許在廣州再得晤李配弦，知《拳術摘要》已毀於火，不禁嘆惜前人心血遺失，於是着手整理這書，改名《鷹爪門拳術圖式》行世。可笑的是，許凱如乃一介文人，當然不諳拳術，只懂「拳經」而已。而隱僧亦直言：「我非鷹爪門人，不知拳理，不敢妄加評論，致亂其真，但卻是一字不漏，不加刪改而錄下者。」不過，念佛山人所寫的技擊小說，對各派各種武技，寫來一筆一劃，有板有眼，給人的印象，是「會家子」來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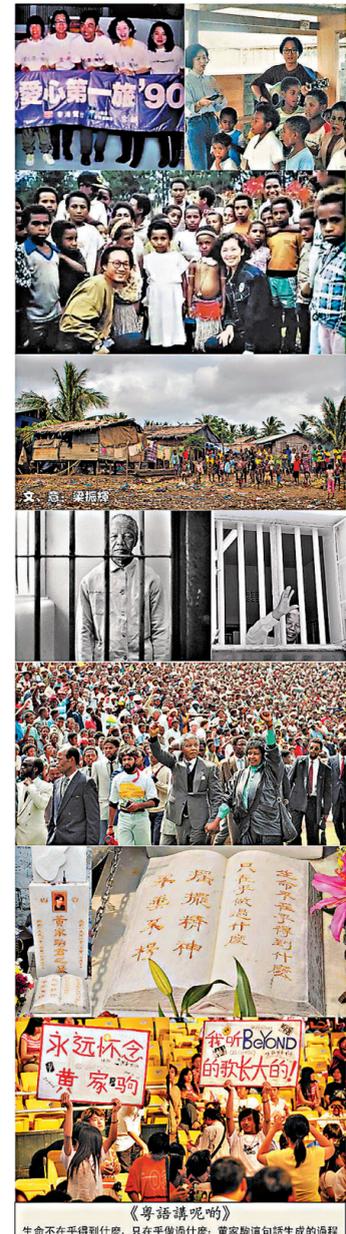
念佛山人死於何時？我手上有份剪報，缺日期和出處，只知死時乃67歲，推算可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、七十年代初。其子為何名隱僧？真乃和尚耶？亦不可知。我常想，如念佛山人這些文人，如再不深入追尋挖掘他們的作品和生平資料，必將散佚殆盡矣。惜哉！



練武秘笈，應加保存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，只在乎做過什麼；黃家駒這句話生成的過程

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1990年8月3號至6號，Beyond主音歌手黃家駒、極地探險家李樂詩、香港小姐冠軍張瑪莉等熱心公益人士，跟隨由「宣明會」牽頭、香港電台協辦的「愛心第一旅」，遠赴巴布亞新幾內亞作親善訪問。

巴布亞新幾內亞係太平洋西南部一個島國，西鄰印尼，南部同澳洲隔海相對，由香港直飛大約9個鐘頭。可能因為當地人嘅皮膚以黑色為主，近年唔少網絡新聞都誤將呢次出訪，講成Beyond初探非洲之旅。

呢次訪問，家駒去過貧民區、學校、醫院等地方。巴布亞新幾內亞嘅歷史充斥住殖民主義同偏見，直至1975年先至正式獨立，獨立之後依然不斷有大大小小嘅衝突。家駒今次就親眼睇到當地人民嘅苦況，從而激起佢對生命意義作出深層嘅反思。同年3月14號，推動反種族隔離主義嘅南非黑人人權領袖曼德拉獲無條件釋放出獄。佢係南非法院判處「密謀推翻政府」等罪名，而前前後後坐咗26年半監。呢次出獄象徵咗一次不惜失去自由代價，成功實踐一個崇高理想嘅勝利。

從巴布亞新幾內亞返到香港之後，家駒嘅報紙上睇到曼德拉呢段因為爭取人權而長年被囚禁嘅故事。家駒覺得佢嘅事件上嘅精神內涵，同Beyond一直艱辛打拚嘅理念不謀而合，再認返自己同Beyond由跌跌撞撞，至今日事業有成嘅歲月，就好感慨咁講：

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，只在乎做過什麼。

(Life is not about what you achieve, it's just about what you have done.)

1990年9月，Beyond嘅專輯《命運派對》裏頭收錄咗日後被奉為神作嘅《光輝歲月》，以歌頌曼德拉呢位黑人人權領袖一生為消除南非種族歧視、為實現民主自由社會所作出嘅貢獻。就讓我哋重溫一下《光輝歲月》裏頭一啲展現人性光輝嘅片段：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，是一生奉獻，膚色鬥爭中；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；一生經過徬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誰又能做到。

1993年6月24號，家駒不幸嘅日本錄製電視遊戲節目嗰陣發生意外，最終不治離世。嗰個墓碑前放置咗一本書，上面就係刻咗佢曾經講嘅句：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，只在乎做過什麼。

由呢時開始，家駒嘅忠粉就將呢句話奉為金句，有人仲當咗係所謂「黃家駒精神」嘅重要信條之一。多年嚟，識得嗰句嘢嘅人唔少，真正明白箇中意義或者付諸實行嘅人又有幾多，大家應該心中有數。

姓名館

王正亮，在父親耳濡目染的薰陶下，初中已接觸玄學，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。直到2013年，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，依此因緣，公開奧秘，望有緣人得到裨益。

白居易的姓名五行為戊土乙木乙木，由於白姓是戊土，固然，白居易有着古時士大夫的優秀特質，忠君愛國、刻苦忍辱，不願與俗流合，勢不可為，寧願退隱，也不願與人明爭暗鬥。然而，他的姓名有雙重「乙」木，容易觸發右腦的情感區域，變得非常感性。所謂一個為「真」，兩個為「爭」。而乙木正是剋我者，「+」「-」互見為「官」星，所謂官字兩把口，重官自然爭鬥，乙木見乙木連在一起，又叫伏吟卦，不進不退，即鬱鬱不得志。

雖然白居易聰明過人，五六歲就開始寫詩，八九歲時已能按照複雜的音韻寫格律詩。16歲時，白居易初次進京應舉，當時的蘇州太守韋應物把他引見給大詩人顧況。他送上新詩作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，顧況看着詩卷，輕輕吟誦起來：

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遠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情。

顧況讀完後不禁拍案叫絕。從此，白居易的聲名大振。但時不與他，尤其根據姓名流運分布，姓氏為1歲至20

白居易嘆情

王正亮

歲，中間之字是20歲到50歲，而尾字50歲至70歲，所以70/2=35，35歲後伏吟，即鬱鬱不得志的情況更為明顯。因此，意興闌珊。

至於他的才情橫溢，亦與其姓名五行，乙木有關！乙木除了代表感性，也代表慈心、心靈手巧！相信他的傳世之作，必然繼續深入民心，成不朽之作，就算從未拜讀他的作品，相信也會聽過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！」

當然情感豐富的人，尤其是戊土的人，也容易被情感所傷害，土最怕就是情感勒索，我心向明月，明月照溝渠！他這種個性特質可從他為官期間很關心百姓疾苦中可見一斑。他所賦的詩歌如《新豐折臂翁》，就和杜甫的名作《兵車行》有些類似。詩中藉一位88歲的老人追述他當年「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將大石捶折臂」的慘痛故事，說明了百姓不願參加不義之戰的真實心態。《賣炭翁》則對下層勞動人民寄予了無限的同情，而對倚勢凌人的宦官充滿了憎恨。

公元807年，白居易被授翰林學士，3年後，被任為左拾遺。因屢次直言進諫和寫了不少諷喻詩，白居易為權貴們所嫉恨。在一連串的惡毒攻擊下，唐憲宗不分青紅皂白，把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。這一打擊，使白居易鬱鬱不樂，在悲哀和憤恨中，寫下了「似訴平生不得志」的傳世名篇《琵琶

行》。在一個深秋的夜晚，詩人去潯陽江頭為友人送行。在醉不成歡、滿目淒涼的分別時刻，忽然聽到了陣陣動人心弦的琵琶聲。原來是一位獨守空船的女子正用琵琶抒發自己的哀怨。她本是京城長安一位色美藝高的名妓，在年長色衰之後，不得不委身於一個重利輕情的商人，就這樣飄零於江湖間，一天天地打發自己的寂寞時光。琵琶女的一席傾訴和淒淒切切的琵琶曲，讓詩人想起了自己的遭逢。20年前自己也曾心懷壯志走進長安，但幾番坎坷，幾番磨難之後，也和這位可憐的歌妓一樣被拋出了京城，過着屈辱的生活。於是詩人發出了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的深沉感嘆，這首詩不僅內涵飽滿，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極高的成就，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典範。

後來，白居易又被召回長安。在長安城，他看到昔日的朋友們個個為了權勢明爭暗鬥，意識到此地不可久留，於是上奏本，力求外放，得到了批准。

白居易晚年目睹朝政黑暗，對政治鬥爭深感厭倦，便辭官隱居洛陽。在那裏，他十分喜愛清幽的香山寺，便攜書僮移居那裏，並和僧侶結社，經常唱酬，自號「香山居士」。此後，白居易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詩歌創作中去了。他一生共寫了2,800多首詩，後人對他的為人和文學成就有着高度的評價。



承鈞